



少年马可波罗历险记

少年马可·波罗 历险记

新世纪出版社

少年马可·波罗历险记

威利·麦克著

马桂琪节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6.875印张 130,000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0册

书号 10430·46 定价 1.30元

目 录

一、历险·····威利·麦克著 马桂琪节译	1
1. 友谊·····	1
2. 阴谋·····	9
3. 简莲娜的遭遇·····	14
4. 怪信·····	20
5. 在大路边·····	27
6. 雨夜·····	39
7. 罗兰兹修士·····	52
8. 恩纳托的不幸·····	57
9. 十五袋食盐·····	70
10. 新的一天·····	84
11. 在造船工场·····	93
12. 找寻·····	100
13. 玛特奥舰长·····	114
14. 孤寂·····	122
15. 保罗的去向·····	136
16. 秘密行动·····	147

17. 夜归	156
18. 远方来客	163
19. 父亲	167
20. 告别故乡	187
二、远游.....	陈绮绮 杜玉华译191

一、历 险

一 友 谊

这是发生在七百多年前的故事。

一二六八年的夏天，天气十分闷热，只有从海面吹过来的风还带来一点儿凉意。穆拉诺岛的四周，海水同天空都是一片蔚蓝色。石匠恩纳托的儿子基瓦尼是个十三岁的少年。这会儿，他坐在一座倒塌了的别墅的台阶上，眺望着大海。他看见一艘降了帆的大船正徐徐靠近圣尼可罗港。

基瓦尼站了起来，走到近前一棵无花果树下，倾听着鸟儿的歌唱。他是个驼背少年，生理上的缺陷常使他感到痛苦难言。只有沉迷在美好的幻想里的时候，心情才会好起来。

他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闪烁着痛苦和希望的光芒。他有一个优美的歌喉。他爱听鸟儿歌唱，可他自己唱得比鸟儿还动听。

一只小船从圣米勒那边划过来，船头上站着一个少年。他往岸上指了指，划船的人就把小船划向岸边。不久，基瓦尼就看清楚，船上的少年就是他的好朋友马可·波罗。

基瓦尼高兴得笑起来。可是，他没有上前迎接马可，而是趴在地上，使马可无法看见。马可下了船，走到石阶上，一面四处张望，一面对仆人说：“保罗，下午再来接我回去吧，别跟任何人说我在这儿，听见吗？别让妈妈知道。”

仆人走了以后，马可大声喊道：

“基瓦尼，你在哪儿？”

基瓦尼再也忍不住了：“我在这儿，马可！”两个人都高兴极了，就象久别重逢一样。其实，马可每个星期都要来看望基瓦尼一次。

他和基瓦尼是两年后才在渔夫节上认识的。当时基瓦尼唱了一支古老的意大利民歌，好听极了。

他们并肩站着。微风吹拂，海水在他们眼前轻轻地起伏。“我到这儿来之前，去过彼阿泽达广场，遇到一个说书的，他衣衫褴褛，光着脚，简直象个讨饭的，可是故事讲得可好听呢！真是说书大王！”马可说。

基瓦尼把视线移到自己的脚下。他就象那个说书人一样，没有鞋穿。可是他的好朋友马可身上穿的是上等衣服，脚上穿的是昂贵的鞋袜，显得十分英俊。“你怎么啦，基瓦尼？”马可发现他望着自己，忍不住问道。

“没事，”基瓦尼回避道，“你看，花都开了！有黄的、红的和白的。那边的大船，只能看见桅杆了！”

“它是去拜占庭的，一定是去拜占庭。”马可沉思说。拜占庭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当时从欧洲通向神话般的东方的大门。它深深地吸引着马可。早在十八年前，即在一二五〇年，马可的父亲和叔父就到过那儿。据朋友们带来的消息说，五年以后，他们就是从那儿出发，到遥远的中国去的。每当提到拜占庭的时候，马可的母亲总是垂下头，不让旁人觉察她的眼眶里注满伤心的泪水。

马可很爱自己的母亲，觉得她是威尼斯城里最美丽的女性。有一次，马可对母亲说，他们最好能一起乘上一艘大船，经过拜占庭，到东方去寻找父亲和叔父，而且象父亲和叔父一样在中国看一看到处是金银珠宝的异国风情。母亲还没听完他的话，就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对使她失去丈夫的拜占庭和神秘的东方满怀恐惧，怎么会让儿子和她自己也到那种地方去冒险呢？她马上命令儿子三天内不准离开家门。女仆玛丽亚后来告诉马可，母亲哭了整整一天。自此以后，马可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前往东方的事了。

但是，在基瓦尼的面前，他可以尽情畅述对遥远的东方的向往。说实在的，一个生活在水城威尼斯的人，没有一天不遇到数不胜数的异国商人和水手，怎能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呢？

“你又在想些什么了？”基瓦尼问。

“我想起刚才在彼阿泽达广场听到的故事。你也想听听吗？故事里讲到一颗钻石，象鸽子蛋那么大呢。过一会儿我再从头到尾讲吧。现在我们到鱼塘那儿去。”

在一座修道院附近，他们遇到了好朋友简莲娜。原来她早就听说马可今天要到穆拉诺岛来找基瓦尼，还要到鱼塘那儿去玩耍，所以在这儿等他们。不过，她是装成偶然遇上他们的。

“啊，你们两位都在这儿？”她说，“我差点儿没看见呢！您好，马可老爷。您好，基瓦尼老爷。”她向他们鞠了一躬，张开双臂，就象法国宫廷里的贵妇人迎接贵宾一样，“能够

在此恭候两位大人，不胜荣幸。”

“您好漂亮呀，马可老爷。”她倚着一棵高高的柏树说。

“你总爱嘲讽人。”基瓦尼不高兴地望望她。

“任由她吧，基瓦尼。她马上就会变规矩的。”马可说着，不满地皱了皱眉头。

简莲娜放声笑起来，气氛立即缓和了。她兴高采烈地在他俩面前跳着说：“把我也带去吧。只要你们答应傍晚时帮我打水，我就可以同你们一起去玩。”

“好，好！”马可说，“一起走吧。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呢！”

“基瓦尼还要唱歌呢，对吗？”简莲娜望着基瓦尼问。他点点头，脸上的懊恼全都消失了。他赤着脚大步走在好朋友的身旁。小路通到一座小木桥上。

“你们继续走吧，”马可说，“我停一下，马上就会赶上你们的。”他坐在地上，脱了鞋子和袜子，藏到树丛里，然后光着脚板，高高兴兴地过了桥，赶上了他们。

他们来到一口鱼塘边。这鱼塘从前是当地的大财主蔡尔斯先生的。

中午时分，阳光从天空高高地照射下来。鱼塘静悄悄的。芦苇丛中停放着一只小木船。马可、基瓦尼和简莲娜从斜坡上跳下来，蹚过齐胸高的芦苇，爬到船上。

基瓦尼在船尾掌舵，简莲娜和马可并排坐在前面。周围静得出奇，好象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一样。

基瓦尼有意坐得使简莲娜无法看到他隆起的背部。他喜

欢见到简莲娜，可是每次见到她，他都为自己的残疾而痛苦。

简莲娜看出他心里不愉快，很想使他开心，可又不容易找到合适的话，只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听吧，鸟儿唱得多好！天空上飘着白云，就象大海上的一叶帆船呢！那边有一只螃蟹，看呀，基瓦尼，一只螃蟹！”她好象随时都能发现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基瓦尼的脸上果然开朗起来，虽然他并没有看清楚螃蟹在哪儿。

马可也听得出，她说的话全是为了叫基瓦尼高兴。“现在让我来讲讲那个钻石的故事，好吗？”马可说，“或者，让我们先把船划到外头去吧。”“在芦苇丛里要凉快些，”基瓦尼说，“而且不会有人看见我们。就在这儿讲吧，马可！”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侧着脑袋留神听着。

马可开始讲了：“我要完全按照在彼阿泽达广场上听来的那样，一字不漏地讲给你们听。那个说书的发誓说，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据说，在一个叫托鲁塞的地方住着一个伯爵，他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儿，名叫尤莉娅。托鲁塞伯爵同他的邻邦东费尔南多伯爵长年不和。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灾难与不幸，他们自己也终于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决定消除旧恨，永远友好相处，在盟誓的宴会上，决定让东费尔南多伯爵的儿子同托鲁塞伯爵的女儿结成良缘。托鲁塞伯爵过去曾经答应过女儿，选择对象一定要经她本人同意。现在女儿不在跟前，但他看见东费尔南多伯爵的儿子是个品格高尚、彬彬有礼的年轻人，就为女儿把婚事定了下来。后来，两个年

轻人果然一见钟情。

“尤莉娅有一颗非常珍贵的钻石，象鸽子蛋那么大，光彩夺目，看起来就象一个小太阳。尤莉娅打算在婚礼上戴上它，因此先交给未婚夫，让他带回家去保管好。

“未婚夫同尤莉娅告别后，带着随从们上了船回家。不料半路上遭到海盗袭击，大多数随从死在海盗的刀剑下。尤莉娅的未婚夫却奇迹般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海盗洗劫了全船，把俘虏关押起来，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尤莉娅的珍贵的钻石于是落到海盗的手中，至今不知下落。”马可说到这里，望了望他的两个听众。

“尤莉娅的未婚夫后来怎样啦？”简莲娜说，“快讲下去呀！”“还有尤莉娅本人呢？”基瓦尼补充问道。

“年轻的伯爵——尤莉娅的未婚夫——交付了一大笔赎金以后，就获释了。可是尤莉娅由于失掉了珍贵的钻石而异常伤心。她对未婚夫说，只有当他找回钻石时，她才会跟他结婚。”

“一个坏女子！”简莲娜说，“要是我，就算他已经变得象叫化子那样穷，也会同他结婚的。其实，他应该为丢失了钻石而高兴，因为这至少使他看到了未婚妻的坏品格。”

基瓦尼点点头表示同意。马可继续说：“讲故事的人还说：年轻的伯爵听完未婚妻的话，悲伤极了。后来，他为了去找寻夺走钻石的海盗，又出海去了，至今已有三年，还未归来。”

“他是一头蠢驴，”简莲娜紧蹙眉头，蔑视地说，“他永

远也找不回那颗钻石的。”

“大海是那么辽阔，”基瓦尼说，“站在海岸上远远望去，天和水紧紧相连着，巨大的船只在海面上也只成了一个点儿。”

“可是，我却相信年轻的伯爵总有一天会找到那颗钻石，”马可激动地说，“只要打定主意，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三个人都陷入沉思。

后来，他们把小船摇到外头去，停在鱼塘中央。马可十分欣赏大自然的宁静。在威尼斯城内，情景就大不相同了。那儿的大街、水道、广场、码头，没有一个地方不熙熙攘攘，不叫人心情紧张。只有在这儿，和好朋友在一起，他才感到安宁，能够痛快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告诉他们，他打算有朝一日远渡重洋，到那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去寻找父亲和叔父。他们总是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而且都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今年十四岁了，既会读又会写，已经从罗兰兹修士那儿听过许多有关远方的国度和城邦的有趣的事情。到威尼斯来的外国商人、航海家和十字军战士也给他带来许多新消息，使他的想象越来越丰富。

“马可，你又在想些什么呀？”简莲娜问道，一面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还在想那颗大钻石吗？你们俩为什么都象哑巴一样不讲话呢？让小船靠岸吧，我们上去抓螃蟹！”

“简莲娜的主意好。”基瓦尼说。

可是他们白费了功夫。今天竟连一只螃蟹的影子也没见

到。于是两个男孩子在岸边躺下来，简莲娜则忙着张罗食物。不知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不一会儿就带回来了两个甜瓜和一大包面包。马可把随身带着的匕首拿出来，切开甜瓜。黄澄澄的瓜瓤饱含甜汁，香喷喷的。

吃完后，他们把小船藏在芦苇丛中，然后朝别墅废墟的方向走回去，打算在那儿等仆人保罗来接马可。过了木桥，马可找回他的鞋袜夹在腋下。光着脚板走在被阳光晒热了的泥土上，觉得特别舒服。

前面近海的水面，象明镜一样平静，只有当微风吹过，才轻轻泛起波纹。太阳渐渐西斜，傍晚临近了。鸟儿的歌唱已经不象早先那样动听，它们都累了，栅栏后的玫瑰花也疲倦得垂下头来。

基瓦尼在石堆上坐下，口里哼着一支小曲。

“基瓦尼，唱响亮些！”简莲娜说。

他果然放声唱起来。他唱了一支古老的民歌，他的歌声十分嘹亮，随风飘向四方。

基瓦尼越唱越高兴。他站在白石阶上，兴奋得张开双臂。赶来接马可的保罗听着听着，也忘记了摇桨。

简莲娜坐在好朋友脚旁，侧着脑袋，定睛地望着他。他面上放射异彩，双目炯炯有神。

“你唱得真好！”她轻声说。

马可站着的地方离栅栏最近。可是他对玫瑰的阵阵花香毫无感觉。

基瓦尼唱完了。有好一会儿，谁都没开口说一句话。周

围又是一片寂静。他们好象在倾听从前方的水面上传来的声音。歌声似乎还在那儿回荡不息……

“你唱得好极了，基瓦尼！”简莲娜又说。

马可的仆人保罗把船靠近岸边。当马可跳上小船的时候，保罗亲切地望了望留在岸上的两个少年男女。小船离岸了，不久就消失在远方。

“来，简莲娜，”基瓦尼这时说，“我帮你打水。”

二 阴 谋

夜幕笼罩着威尼斯城。街巷里和河岸上，疏疏落落地亮着油灯。微弱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摇曳着，有的刚到半夜就熄灭了。

这一天的下半夜，有一艘平底船朝军械制造厂的入口处驶过来。船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站着，举着火把，火光照亮了漆黑的水面。四个士兵不紧不慢地划着桨。他们的后面有一个年轻的军官，他抬起头遥望着左右两旁的灯塔，远远地回答灯塔上的哨兵的问讯，对了当夜的口令。接着，沉重的橡木栅门被高高地吊起来了。平底船悄悄地进了入口处。

制造厂的安全除了靠灯塔上的哨兵和巡逻队以外，还靠六名监察员。今晚值勤的监察员名叫彼德罗。他躺在值勤室里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袋里老在想着一件可怕的事

情。他一听见外面的脚步声，立即站起来，把背心拉正，穿上紫色的制服。军官走了进来。彼德罗定了定神，对来人报告说，厂里一切正常。他是个很会用心计的人，一点儿也没让对方觉察到他今夜情绪不好。报告完后，他还同军官愉快地聊天，只有他的灰暗的眼睛流露出一丝冷光来。

过了一会儿，军官满意地同彼德罗告别，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平底船那儿去。橡木栅门又吊起来了，平底船离开了入口处。

彼德罗坐在雕花木椅上，双手放在桌面，呆呆地望着昏暗的灯光。他听见外面的灯塔上的哨兵在互相呼唤名字，互相提醒不要贪睡，免得发生意外事故。他想象得出，这会儿巡逻队正在绕着工厂高高的围墙走着，大家都有很高的警惕性……他想到许多事情，可是最主要的只有一件！——今夜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他的本来就十分瘦削的面孔，由于嘴唇下长着一小撮灰白胡子而显得更加干瘪。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觉得浑身都是倦意。

可是，过了许久许久，他才合起眼皮。头伏在桌面上。微弱的灯光从窗玻璃上折回来。灯塔上的哨兵相互呼唤的声音又一次传进屋里。时间过得十分缓慢。

彼德罗最近的一次生意遭到了巨大损失。两艘满载玻璃制品、布匹和镀金器皿的大船不幸落在海盗手里。不过，这孤独的汉子现在坐在值勤室里，会为这笔损失而痛心吗？他的财富的确已经化为乌有。可是，象彼德罗这样的商人，是不会这么轻易就被打倒在地上的。他有一副硬心肠，而且很

狡猾，只要有利可图，有权可争，他随时都会同魔鬼勾结，狼狈为奸。

彼德罗终于睡着了。头倒在手臂上，灯光照着他灰白的头发。他睡得并不安宁，过了不久，他突然抬起头来，惶恐地朝窗口望了望。刚才他作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少年正在窗外朝他窥视着。这少年名叫马可·波罗，是他的外甥。彼德罗懊恼地揉了揉眼睛，转过身去，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打开房门，叫一个哨兵进来。

“替我把卢依吉文书找来！”

“是，先生！”哨兵答道。

彼德罗的决心已经下定。要是一切如愿的话，过不了多久，他就能把姐夫尼可罗·波罗的全部家产都霸占过来，然后就会有足够的钱财去贿赂主持本区选举事务的莫洛斯尼先生，请他赏个“市政委员”的衔头。他从此就是“市政委员 彼德罗先生”了——这是他的美梦！

现在，实现这个梦想的唯一的拦路石是马可·波罗，因为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是他的姐夫尼可罗·波罗唯一的合法继承人。马可的爸爸看来是不可能回家乡来了。要是把马可除掉，那么马可的妈妈——彼德罗的姐姐，在失去丈夫以后，再失去儿子，这接踵而来的打击，肯定使她痛不欲生！

彼德罗先生把脑袋伸出窗外。天空上点缀着数不尽的星星。这是一个温柔的夜晚，微风送来一阵阵凉意。星光在微波荡漾的海面上跳跃闪烁。

“市政委员！”彼德罗先生是多么喜欢这样的衔头呀！一

旦当上了市政委员，即使同时还担任监察员的职务，也无须再在半夜三更来值勤了。这种苦差留给别的监察员干好了！他也无须再在制造厂里居住。到那时，他就会有足够的自由、足够的时间，重新去做种种有利可图的生意。

彼德罗的眼睛闪着贪婪的光芒。每当他想到那些商业上的同道们，几年前还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现在已经发了大财，这时候，他心里就很不平静。有了钱，在官场上也有了作为。彼德罗一向羡慕这样的生活道路。事实上，他已经在这条充满运气的路上闯过一阵子了。眼看就要爬上去了，要当高等人了，不料可恶的海盗的袭击和抢掠，使他的美梦化为泡影！

他往后退了一步，把窗关起来。他知道，一想到这些事情，内心就不得安宁。它们一次又一次使他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现在他还有一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使自己尽快成为家有万贯的富翁。

他听见外面的脚步声。门响了，卢依吉文书走进来，向他鞠躬，说：“我来了，彼德罗先生，您需要我效劳么？”

彼德罗坐在安乐椅上，用尖锐的目光凝视着卢依吉。可是对方并不恐慌，他镇静自若。他已经为彼德罗和其他人干过许许多多秘密差使。沉默和冷漠往往是他取得成功的巨大保证。

“卢依吉，请坐！”彼德罗指了指椅子，改用亲切的口吻说。有一瞬间他甚至想打消已经反复盘算好的主意。卢依吉那副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象无所谓表情，叫他不高兴。但是，他